





原件短缺

卷 29 ~ 卷 30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癸景王十十有四年晉昭公四齊景二十魯靈公七蔡平二

平八年宋元四秦哀九楚平春意如至自晉巴也尊晉罪

巴禮也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

夷棄之使事齊楚何濼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

之邪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

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

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
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
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
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孫氏曰至各不稱氏前見也○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而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

附錄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矣為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辭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向徒老祁慮矣來歸賈齊侯使鮑文致之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楚子庚然用簡上國之兵於宗位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者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故舊祿勳谷糶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立公卒郊公不遠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痛餘疾惡公子意欲而善於庚與與郊公惡公子舞而善於意快公子舞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快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

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

國無不會其葬者

禮記曰六年葬杞文公二十一年葬薛獻公

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

疆邨取邨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
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怨不廢禮在桓公

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莊氏曰襄十八年
同圍齊十九年猶

葬靈不以私故絕吉凶慶事往來施報之常禮也
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

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
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苟不遠之其能國乎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
葬而莒者立公不葬者莒卒無

蓋其號夷也春秋
不以夷亂華也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
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貞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意恢也

於齊齊隱黨公子錕送之有駘王曰殺錕言公子而不
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
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莒皆
大夫當大國之土春秋諸侯之土皆不書名故曹莒大

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
名之非其罪也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意恢
文而不去其族意恢之子繹首亂而無見焉者

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
道若繹不

書者多矣
附錄如楚救魚歸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死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魚叔魚向曰二人同罪施
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皆貪以敗官為
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皆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眚也。以寬衛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祭，猶義也。夫

景王十有五年 昭五年 **春** 昭五年 **王正月** 昭五年 **吳子夷末卒** 昭五年

二月癸酉 昭五年 **有事于武宮** 昭五年 **籥入** 昭五年 **叔弓卒** 昭五年 **去樂卒事** 昭五年

武公成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射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誦

左氏曰 昭五年 **禘于武宮** 昭五年 **籥入** 昭五年 **叔弓泣事** 昭五年 **籥入** 昭五年

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

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

曾子問諸侯祭社饗列且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而無有

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

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犬史柳莊寢疾，君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

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

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

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

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

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
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
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家氏曰祭者主於誠誠者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
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
變其常也故弓預於祭祭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
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
祭畢而後告不當以畢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
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籥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
證也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
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泚
事籥入而卒此豈惟鼎之變而已哉家氏曰穀梁
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于君按宗廟大事大夫
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家氏曰左氏云禘于武
宮僖宮襄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
故妄云爾家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
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
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
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无出奔鄭楚費无如

曰王唯信子故慶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立慶必求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是故慶諸蔡二
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非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是故實諸蔡
且微吳吾不及此安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與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
翦其翼也家氏曰胡吳故蔡
大夫公孫聳子胡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
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
而信之使君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
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葬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

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諸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非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死民？力能則進，否則退。

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遂。遂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邑以實息，不如完舊。實息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鷲鞮歸。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

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稱人，謂宣十五年荀

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

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

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

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前既狄之

今不復敗者春秋擇其重者而為之辭陳氏曰嘗狄
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巳爾
冬公如晉左傳平丘之會故也昭公吳氏曰平丘之會
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
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耻也

附錄

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
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
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
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庄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拒鬻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鎮撫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
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福祿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是乎有董史文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

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則樂必卒焉今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以喪實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經
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
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乙景王十有六年昭六年齊景二十一衛靈九年
十宋元六年哀十一年春平四曹平二陳惠四昭平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
之鼻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
乎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

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
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家氏曰徐之封在

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
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備師伐虜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
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公視魏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
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魏晉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踰
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
也。禮記李氏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
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
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栾高敗乃
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
乃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
不遂振也。晉自重立以賄故不克。
○楚子誘我蠻子殺
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之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焉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
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不名者度欲滅中國而棄疾
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
楚子不名中國故蔡侯與蠻

子之見殺一也。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楚子誘蔡侯

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皆不善夷狄
相殘畧之也。**家氏曰**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
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
為子不得擅相侵陵况誘而殺之乎

附錄
荀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格。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將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樂為之笑而不
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信。刑之煩。類獄之放。勳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
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
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
以使。周於諸侯。國人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
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取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
以他規我。宣子有言。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夫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知貳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護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信於
大國也蓋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
其求將何以給之共一否為罪滋大矣若韓子
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
奉命以使之何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
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
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
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收以爲請子產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鄰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尔有利市貨
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微邑強奪商人是教微邑背盟誓也
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夫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
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敗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
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錢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宣子
曰裊子善哉吾有厚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不堪也子大夫叔拜宣子曰善哉子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大夫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
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韓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何以無
懼矣宣子皆獻焉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清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
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
拜

夏公至自晉

以晉習實為常能無甲
乎平子曰尔勿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
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

入王氏曰十二年晉人想取鄭十三年平丘不與盟

十二年有疾乃復又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

施王氏曰五年如晉言人想受年其困辱亦甚矣在

易之困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

道則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

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王氏曰夏少康

元年衛公事見左傳閔公二年史記勾踐保棲於

賢者用賢者用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

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

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王氏曰公行一百七十七有六

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

月書至昭公六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

諭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

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左傳秋八月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

位日淺僅有厥愆平公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

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

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天也政在修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平

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初年數

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

有以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

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

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

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

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

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乎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

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離於無下而與之干搯此不

待智者而不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

宋之盟乎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

便者媿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乎公則謀出於

身而言見乎身何其謬歟漢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夫夫
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成
後五年秦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秦氏不知公室晉
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摯諸侯以界楚
是棄權以假之也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
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
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
諸侯方楚屢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政
物屬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
德而虜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
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政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
魯困蠻夷之訐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
哉宜乎晉

○九月大雩

附錄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隄山林也而斬其

季孫意如如魯魯公葬昭公冬十月葬魯昭公
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
服回之言猶信了服氏有子哉

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昭公

昭公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昭公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天子不率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
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八月朔惡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也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至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若不率辟移時樂奏
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
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子來朝

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
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氏司分者也
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鶉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專。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李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季在四夷。猶信家氏。周會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曰。氏曰。世亂。禮廢。而博多識之上。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爲政。故仲尼嘆中國寡陋。不若夷狄之有也。○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二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陸渾。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具衆奔其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

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荀武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實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總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宣二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至是。荀吳滅之。曰。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徒我卒。至於神州。陸渾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唐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于畿。則是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成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之。有哉。陳氏曰。自是凡滅。捕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漢曰。於火。火出必布。烏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君火也。又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宇宋。大辰之虛也。陳大脾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字及安。安水祥也。衛顯之虛也。故為帝立。其星為大水。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其言于墳。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字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日。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不進大火謂之大辰。孔氏曰。大辰為明堂。

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前漢書五行志。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心二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宇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後五年。景王崩。

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事見。二十一年。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傲於兵。暴骨如莽。其矣。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將焚掃舊布新之象。天人之際。此其見乎。大辰大火。

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伐楚。陽。為令尹。卜戰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
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
對師夜從之呼皆失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
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
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杜氏曰長岸楚地張氏曰
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杜氏曰楚先勝楚地五千里
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
奇才為敵國用巫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
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
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

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攻其所書

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陽內也書人吳公

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

八年而吳入郢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鵠岸不書六年

楚敵言之也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

景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定六年曹平四卒陳惠六

平十二年宋元八年蔡哀春

附錄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

而毛得以濟後於

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祥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

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其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梓真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變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邈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
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其亦不復火鄭
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
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以其
定迂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
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孫于周羣解攝至于太宮使公孫
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車
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
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襃火于
玄真回祿祈于四廟善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也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
知之日為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
戶數而寬其賦稅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
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
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禪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瑾學玉璜也璜也璜勺也故以養火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邈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禪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
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
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
事而後言命也國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

則尚爵同

六月邾人入郟

郟人羊羅備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

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幣于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

且為宋公也 ○秋葬曹平公 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

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夫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

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學殖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 左傳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後讓於四方

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小過則三日使除徒

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

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

曰毀於北方曰火之作也子產使兵登陴子太叔曰

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遠吏讓鄭曰鄭國

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國

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惘然授真登陴將以誰罪

望走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服邑失攻天降之災又懼災之問謀

之可以啓貪人者為救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

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邾有他竟

望其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方陸邾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

於楚邾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舊邑也葉在

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停讐言

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遂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折

實曰折張氏曰白羽一名折楚邑也折曰本所以有許非

強之也 王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

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景王二十有九年 晉頃二 齊景二十五年 衛靈十一 蔡

哀十四年 平十六 魯僖四 春

附錄

左傳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

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則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五奢為之師，實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諸諸王，曰：「唯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麇氏至自秦。

宋公伐邾

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之乙亥，同盟于蟲。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

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

帑於邾，邾子友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

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

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

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自元於此，一正入邾

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家氏曰：凡書僭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邾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

討有罪也。因其臣之私請而具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實

許悼公瘞，立

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蠶針粥，益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

自責而責之也。王氏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瘞，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

君者，止不嘗藥也。文王世子：疾古者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疾子曰：疾，吾

生有亡者，不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謹疾也

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

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

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祭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跽步之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飢粥噉不容粒益咽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二者罪當殊科疑

於二傳之說則誤矣王氏曰歐陽公辨必若此言夫

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揚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

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以絕萬世禍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礬而餌之多愈然殺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上以弑書何也子曰殺人以從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子曰殺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晉易氏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啓之為亂原也陳氏曰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夫人姜氏

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欲

出子止之。藥而卒。出子奔晉。出子止誠不嘗藥。亦春

秋將為後人戒。昔曰：出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

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驛喜，弑君皆書。曰：可云皆

正卒乎？春秋褒貶，豈不明特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

不通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

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

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

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而終誅之

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弑父，

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已卯地震 王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

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土之惡。是時季孫強潛

已甚，天之示變，欲入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

漫不知省，而及於難，悲夫。

附錄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大城，城父而賁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

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君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

秦，拜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

夫，已為髮，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紆至

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

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秦拜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髮，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紆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爭伯之心，不下於僂，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了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

以其君顯者。○冬葬許悼公 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何足稱哉？

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

譏子道之不盡也。其幾于道之不盡，奈何曰：藥，正子春

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

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罪。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

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李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反之罪也。各善既聞，有同不卒，有同之罪也。有司率

之王者不用王者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
累及許君也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

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程子曰羈貫謂

飾成童八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

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

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程

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

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

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

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

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

意也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情皆

附錄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

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

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

夫偃其子勿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

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

焉諸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
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城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卷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
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井許曰：我鬪龍弗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讓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肥 景王二十一年八月辛卯，鄭定八。曾悼二，陳惠八，平十。

四 宋元十，秦哀十，春王正月。

附錄 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太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五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五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

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來，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文榮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與我將歸，死吾知不速，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也。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也。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好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上。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吉。而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鄆，吳公反，殺作夢。公羊傳：奔也。時則居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知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設祭，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曹氏曰：會子臧之

也。時則居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知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設祭，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曹氏曰：會子臧之

子鄭子威之采邑也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氏曰大夫之奔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鄭

是變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

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珪則去荀子大畧篇絕人以

如一謂之環缺如環而缺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

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

潘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不以之叛明

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待

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

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

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

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

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

世潘氏曰如漢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宣帝封

春秋之旨矣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公羊

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

者人之過者謂小不足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

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春秋書大夫

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

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鄭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

也蓋鄭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

穀梁之說尔得罪待放君无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

卷之九

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眾無
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晉猶執防以求後是以孔子
譏之至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
父之至極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於臧武仲
遠矣降而無憾感而能矜惟知命而好礼者能之此
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列之公
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為

賢者之後諱之似鑿

附錄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
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為有疾以誘詳

公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為有疾以誘詳
御戎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
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柔與
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
子羅華定之子啓
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

取之公孟縶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朝通于襄夫
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周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縶為駭乘焉將作亂而謂之
曰公孟縶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縶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
之抑亦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猶子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矣以周事子而縶死於公孟縶其可也
丙辰齊侯疾在平壽公孟縶有事於蓋復之門外齊子氏惟
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肅真戈於車執以當門使一乘
從公孟縶以出使華齊御公孟縶宗魯魯乘及閔中齊氏用
戈擊公孟縶宗魯以背蔽之斷脰以中公孟縶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要北御公公南楚驂乘使革寅
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驅東于公公載寶以出諸師子
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黃閉郭門踰而
從公公如死鳥折朱鉤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
失守社稷越任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實曰寡君命下
臣於朝曰何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祀在乃止衛侯固
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
乘馬實將取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
之中不足辱從者敢辭實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
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寤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

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入。八月辛亥，公子朝、諸師、圍子玉、霄子高、鮑出奔。晉閏月戊辰，設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蓋曰：貞子賜折朱鉏。蓋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疾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辭，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曰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其祭，其謂之。距，謂之。輒謂之。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

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家語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先王，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况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

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眚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海川吳氏曰：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盜者，謂侯之尊，弟之不得以屬通，愈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此故書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以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亂，於政而又不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我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挾以深罪之也。劉氏曰：左氏云，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發油陰，其本無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不能不心愧，此正欲蓋非求名者。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挾其賊其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左氏說見昭二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

也。音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同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審，公孫也。

公子忌樂舍司馬，向曰：向鄭楚建，師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而食所賈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質，必免。公曰：子既入，華將自門行，公遂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陳氏曰：於是公子何公孫忌，以子奔，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叛乞師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十有

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作盧

附錄 齊侯疾於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
先君有知矣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故君蓋誅於祝固史墨以辭賓公
說告晏子晏子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無愧之心矣
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寡人無德之君鬼神故欲誅於
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無德之君鬼神故欲誅於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
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之心矣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薦信無愧之心矣是以
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滌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泆肆
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
俊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疫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
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
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將鄙之人入從其政備介之
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
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
臣靡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
詛祝有益也詛亦有益能勝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諒於
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
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
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虞人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踐之○齊侯至自田晏子對
於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乎對曰異和
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臣獻其不可去其否是以
可君所謂否而君所謂可焉臣獻其可去其否是以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平其
成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
成其政也九歌亦如味一氣二膳三類四物五聲六律
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

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亦曰可君所謂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古而無死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也季前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
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糾之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
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糾之以猛也柔遠能迓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紉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景王二十有一年
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景王二十七年
定九靈十四

三陳惠九
哀十六
平十五
元十六
春

附錄
天子夫樂天子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
不窳大者不斲則和於物物不和則成故和聲入於
耳而藏於心心意則樂窳則不咸斲則不容心是
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葬蔡平公位
葬蔡平公蔡平公葬蔡平公蔡平公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甲撤邑也將復諸寡
君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
嗣君自是聘不復志
鞅自是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
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霸者之臣所
以修聘於望國之禮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宋華亥

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華登猶為少司馬多僚僚為御士寺猶相惡乃諸諸公曰

有命吾不可再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如

可逃向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

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謀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遂華猶將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

僚盡以告張句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

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

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

翻殺多僚切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

豐愆華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

城日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因諸者然

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鄰也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

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

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

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滅者而不

言衛

入于蕭者而不言宋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

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

詞也

諸者然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

宋之南鄰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鄰必書其邑此不言

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

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乱夫外披吳楚之援將以覆其

言衛

入于蕭者而不言宋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

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

詞也

諸者然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

宋之南鄰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鄰必書其邑此不言

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

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乱夫外披吳楚之援將以覆其

言衛

入于蕭者而不言宋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

宗國其君... 亦力則未... 而救宋而... 臣之誅故... 不為災日... 也故常為... 八月乙亥... 叔輒卒... 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 叔輒卒... 泣氏曰叔... 弓之子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 也公之則... 也書日之... 之意乃云... 國蓋黨於... 叔輒卒... 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 叔輒卒... 泣氏曰叔... 弓之子

附錄... 氏有衆矣... 氏有衆矣... 悔無及也... 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 濰

口獲其二... 師公欲出... 請待之... 罪也... 以裳裹首... 翟僕新居... 里亦如之... 晉荀吳... 褚立鄭... 為立鄭... 曰相也... 輔相也... 城射之... 軫又射... 死五乘... 乃射之... 登如楚... 食於楚... 大宰犯... 諫曰哭... 諸侯唯... 宋事其... 君今又... 爭國釋... 君而臣

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朔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

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梁云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

不亦足乎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

去其上而云蔡侯田乎在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

後書東國卒于蔡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

疑只是事東即東國而設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二年

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公如晉

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設也歟公如晉

至河乃復公如晉公失其重父矣故晉得輕進

退之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

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麇魯如而

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

蓋托辭以拒公耳魯衰而朝於齊晉愈強則

其計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者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二

昭公四

二十有一年晉頃公六年齊景公二十八年魯昭公二十一年

春齊侯伐莒齊師伐莒子將戰莒羊牧之諫曰齊師勝其求不多

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莒羊牧之諫曰齊師勝其求不多

不如下之夫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

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莒治盟莒子如齊治盟盟于稷

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國以自齊景公矜而自功如

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遠越使

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飾寧以為宗

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其父兄以為

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奈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

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疆

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綏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毅為大司寇以靖國人毅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陳氏曰齊慶封衛公子孟彊再奔皆不書必得入叛也而後書晉栾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

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國與魯秋而曰蒐此春也其

照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

丘氏曰昌間魯地于紅十二年夏大

蒐于或以非其地

丘氏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

而大意在權

臣專行公不與也

丘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

三綱

軍政之本

茅堂曰三綱軍政之本春秋寓軍政於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曰我戰則

克於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義也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禮記仲尼燕居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

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臨于洛陽臨

鳩反衆哭曰臨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高祖二年

紀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

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公山不狃執

國命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

書為後戒之意也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

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上刺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與也文王之時以倫既正而後軍旅

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蒐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情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天子朝實起有寵於景王王與實子孟孫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

子伯益事單穆公惡實孟孫之也劉獻公之庶朝之言以為亂顛夫之實孟孫也見於經自斷其用

之侍者曰自禘其儀也邊歸告王且曰難其禘為人乎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害王弗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正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益五月庚辰見王遂攻實起殺

之盟君于王子于單氏

附錄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

鼓子焉鞅歸使涉佗守之以

六月叔鞅如京師天子崩天下

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

會之文以三月而葬是王室亂丁巳葬景王王子

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王室亂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要錢之甲以逐劉子王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与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旌不捷。与之重盟。必來。皆盟而克者多矣。後之樊頊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續于京。乙亥。世。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亂言事未有所成也。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

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就。亦

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主

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

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

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

正而天下定矣。言王室亂。譏景王任情弱愛。不明庶

嫡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不曰京師亂者。京

師衆大之稱。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

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唐虞公矣。天下則相禪而

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運：大道之

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運：大道之

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賤而

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

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

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

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

為來世法戒明矣傳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

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

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導之言王則曰天王未混

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

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

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為文也以至襄王出奔

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

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

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辭

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

猛孟氏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

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其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

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

襄也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內亂則天下無人紀矣

昔者惠襄之世子頹子帶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

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

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

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傳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

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曰王猛居于

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內亂則其禍起於

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內亂者其禍未

劉子單子以王猛若于皇

傳曰單子欲告急於晉曰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傳曰不以者本非師而曰以

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

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

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劉單以王

猛者位未定進退在二子安定胡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

以王非正臣不宜以君也劉氏曰夫臣者浴煩去惑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

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自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

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與非望者也

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以大

夫有君命存焉劉單以王猛則專之矣陳氏曰凡以

非順辭也以魏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

非予二子是單旗劉狄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

專廢置君則焉為无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

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

罪也定故殺子朝於楚僖公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

王管處于楚猶逾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

是予單劉以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

復辟之義也

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太子壽卒王立

劉以王子猛次正故立之工子句猛母弟史記景王

爰子朝欲立之會崩國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晉

人攻朝立句是為敬王杜說猛為次正蓋太

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之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則猛

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於文定謂猛句皆太子母弟

句與朝嫡廢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句皆太子母弟

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

猛弟也吳因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

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廢子之長猛當立而

朝不當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廢子朝

立也

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

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

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

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

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

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賤宗社之本

啓禍亂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之亂

亂之也。易曰：王居无咎。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稱居

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王居无咎。曰：易曰

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

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方傳曰：劉子如劉，單子使

工于平宮。辛卯，鄆勝伐皇。大敗，獲鄆勝。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

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

丁巳，晉籍談有驟帥九州之戎及焦賈溫原之師以納

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

陸渾于社。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蒙辭也。

穀梁傳曰：不以者，入者內弗受也。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

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不稱使，則王在喪，雖

稱王，成猛之為王也。猛宜立者，也。既當立矣，何以稱

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

子也。書堂胡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

嫌也。不可謂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以魯之子冠王

於子，又与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陳氏曰：以經書

曾之法推之，天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

王子。踰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滴當子朝爭

立之，稱王，雖正而位夫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

以別嫌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

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

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

為君而稱猛。尊位，猛不當顯，非猛无以明嗣君。一皆

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

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

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

之深戒也劉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冒亮輔後主

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田氏曰劉單當親蒞

之秋任託孤之寄雍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

及文定公所以責一子者蓋猶霍光參乘之戒其

太專无入臣之礼耳茅堂胡氏曰入者難詞也○

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纂辭也若以入者為篡下有天

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

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

冬十月王子猛卒公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

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帥軍于陰于侯氏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記于鮮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之小子王卒固當告于諸侯。益未逾年不可言崩。又不
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失。廬陵李氏曰：公穀皆
以子猛為篡。故卒。義不可從。○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卓三卒。定十一。○悼五。惠十。
哀十八。平十七。元十三。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

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反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

知陵反反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

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

一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

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

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既

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

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

奔問官守手反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

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音矣按傳乃

助天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為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

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仲臣子之

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旱定戕此之由

故不足美也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聞左

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遺

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曰明年晉侯使

士景伯游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使時

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王

之不力也曰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曰盧陵李氏曰公

羊注以郊為天子問田有大夫士之春秋不與伐天

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曰向者子帶

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

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服人之此說

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曰失德不葬若蔡

又奔之失德也曰馬氏曰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曰莒

曰因朝于楚而卒曰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曰莒

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

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

將止死莒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反報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國代曰庚輿者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

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

書而書其出奔，惡與故之也。高比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

鄭突鄭突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

者也。家比曰郊公在喪不感，亂臣持以微之，為微者也。微之為義，或

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

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父國作甫髡，吉門反逞。國作搆，國作盈，齧五結反。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

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致卒。楚師

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國也。畏楚而不

尹君，勿而任。陳大夫整，壯而頑，與許蔡疾楚政，楚令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焉。心矣。諸侯中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戊辰，吳師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

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侵王，光帥右掩餘師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

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中謀而從之。二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

是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魯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首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反楚師已燔子偕反燔軍之重主喪亡

故其軍人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明疑

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

不書楚也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燔吳光設詐

先犯胡沈與陳二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

而許蔡與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

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周曰此見吳之疆

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

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

師於雞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

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

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

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

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

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

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累亡自亡

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

曰獲別君臣也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

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

也吳獲陳夏齧死也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

死皆曰獲諸侯滅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

序書其死不以其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

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春秋

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起。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魯氏曰。書居。庶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發立也。特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廬陵李氏曰。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魯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非也。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

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來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君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別朝也。朝也。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人既討弒君之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夫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九寡可知矣。固不待言。其王子而後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爾。

八月乙未地震

亡也。其二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爲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錄

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徵之。遂越曰。用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繼於遂。遂。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而復公中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也
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年晉欲止公五

如晉而四不得入焉十二年十一月今此書有

疾乃復殺耻也殺農晉之取陽士勸曰公之如晉四

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以周公之胄于乘

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

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

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

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

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

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

其自取之哉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媿而中懼晉之不

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

不可壅君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亦不當薄

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子甲守諸侯諸侯守四鄰諸侯守四夷慎

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令其野是懼而城於鄆守已小矣

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

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

備不貪不懦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宋 二十有四年 公申元年 景三十 曹悼公 陳惠

計哀十九平十八季元十四春

附錄 見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耳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

亂臣干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

王二月丙戌仲孫糴卒糴俱縛反在氏曰子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注傳晉士弥牟使叔孫

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者使弑牟逆吾子叔孫受礼而歸二月婚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如至自晉不書氏此獨書其姓

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

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

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

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

意如事見十五年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

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

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

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於季氏而謀納公正

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也此因其可褒而

褒之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以聖人本意所謂

辭繁而不殺者也禮記季氏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

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

附錄

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

使其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傳曰將水昭子曰旱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西陽傳曰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廢不恤其縛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併之罄矣惟墨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激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傳曰丁酉杞伯郁釐卒

雩傳曰雩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嘗

冬吳滅巢傳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吳雖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滅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

及開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過人不備遂滅巢及鐘離而還沈尹戌曰亡國之始於此在矣注壹動而亡二姓之屬階至本為及王謂乎

巢楚之附庸實邑也傳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田氏曰巢吳楚間

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則巢猶自為國至哀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

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

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傳曰如曹取濟西齊取汶陽鄆謹龜陰皆不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

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傳曰吳之滅巢能復諸

葬祀平公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晉景三十一
甲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一
甲哀二十齊十四
春叔孫舍如宋孫姑聘于

宋棺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
人曰夫子甲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而後能及人是
必以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
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在退而告人曰公
效君與反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氣鬼氣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如
為小邾夫人若從謂曹氏勿與曹將逐之曹氏告公
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曹將逐之曹氏告公
告樂和祭和曰之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君
曹君喪收西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君
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曹君夫民矣
焉得逞其志靖以荷命猶可動必憂曹君夫民矣
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宮皆因聘而娶託公
命必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
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孤邑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也取已妻使公室之御圍之全

夏

請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後同父音謂後

禮對曰吉也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德而民實則之則天之經也地

之性也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

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

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章以奉之為六畜五牲

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舅昏媾姻亞以象

天以類其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

民有類其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

志哀有類其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氏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太亦宜乎簡
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士以宋何役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晉盟無乃不可乎右師曰不敵對受
辭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飲
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
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
單旗劉奚之屢敗敬王初立字朝之衆召伯奭南宮
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

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
猶有寵愛廢僻醜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立為太子而黜宜白
晉獻公寵奚齊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
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
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
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
子者亦受而不辭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為王
之失此義矣周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
類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
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
如齊桓公盟首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
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益朝相競王室出臣不

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發，適使項公而為桓文之無霸也。左氏曰：晉頃承世，霸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侯王空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彳之役，欲納昭公于魯，而蔽於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特晉之

有鸚鵡來巢。鸚鵡，其具反，又作鸚。公出厚之，鸚鵡之羽，公在外，往饋之，馬鸚鵡殊，公在乾侯，徵衮焉，襦鸚鵡之巢，遂往，遙遙，猶父交，若宋父以驕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童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公。鸚鵡，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鸚鵡，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鸚鵡，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傳曰：鸚鵡不踰濟。濟，水名，在濟水東北，會于汶。汶，水名，在濟水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入海。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鸚鵡來巢。公羊傳曰：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鸚鵡來巢。

而巢陰君陽位，臣逐君象也。公羊傳曰：象，季氏將逐昭公也。何休曰：此權臣徵鸚鵡宜穴處於下，而巢君於上，欲因自下居上之徵。鸚鵡宜穴處於下，而巢君於上。

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劉向云：夷狄之亂，今之鸚鵡，中國皆有，但一不踰濟，巢者去也。水可故左氏以為為魯所常無，而書之。巢者去也。

欲云羽虫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蓋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其甚微而著，高宗有雉，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能滾其災，宋有雀生，顯康王用兵，暴虐射天，谷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對哉。張氏曰：昭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氣之先者也。鸚鵡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欽在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鸚鵡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也。聚衆以秋。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出。曰。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炎。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兩雩地震四見於

經三年四年大雨雩十年九年二十二年地震早乾為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及此年七書雩有鸛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

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泉鳥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對鳥自

外來登於宗廟器是繼嗣將易也高宗恐驟謀於忠賢脩德正事能禳其妖致百年之壽宣王之

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

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宣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一雩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但禮官上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若七月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在齊

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必與養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端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若位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益宮於郕氏且諷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爲逆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氏老將帝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衆
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進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逆人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善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
圖也公退之郕曰臣聞命矣言若使臣不獲死乃館
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
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以許之政自之
出矣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衆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瀕瀕蓄民將生心生
心向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
送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矣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

對又曰我家臣也無敢知國凡有季氏言無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矣曰然則殺諸帥徒以
往隨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
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郕昭
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爲劫君
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敗公曰余
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
陽州國策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公止也

內出奔稱孫隱也公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

于陽州待齊命也公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自

公之失國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昭昭公欲伐季氏子

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

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
徒公與臧孫如墓謀君且謀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曷
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
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
一舍中軍兼有其一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
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
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崩一動而公子怒奔魯之羣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
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人君
之世於其各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
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
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
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

庚周二且修德用賢以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膏澤不
道則致為之不暴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
未能光大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
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
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
孫也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也發置其君在
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
千乘之國二十有五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
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
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所其言則無入也臧孫及子
家子皆以為為不可不能脩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
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闕心則
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
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尔使昭公果能
脩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接之者衆然後審謀治
兵一幸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哉
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齊侯唁公子野井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
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曰公于野井也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
也賦以從執事唯命是听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賦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公喜
而子賦曰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家信
而子賦曰如此吾不可以盟也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
惡定焉可同也陪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信公者
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
於諸侯矣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
於諸侯矣矣昭公曰吾何惜矣哉子家駒曰設西觀乘
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
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言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不傷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願慶子家駒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也願高子執簞食與
不忍加之以鐵鑊賜之以死再拜願高子執簞食與四

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言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不傷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願慶子家駒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也願高子執簞食與
不忍加之以鐵鑊賜之以死再拜願高子執簞食與四
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言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不傷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願慶子家駒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也願高子執簞食與
不忍加之以鐵鑊賜之以死再拜願高子執簞食與四
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言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
不傷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願慶子家駒曰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也願高子執簞食與
不忍加之以鐵鑊賜之以死再拜願高子執簞食與四

野井齊地
也言者弔也生事曰信
也言公于野井者齊侯將信公也自陽州逆之蓋為恭
也言者弔也生事曰信
也言公于野井者齊侯將信公也自陽州逆之蓋為恭

以會禮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
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
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見左傳娶孟
子為夫人而不命昭公始注娶同姓不敢告天子自
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骨
胥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
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
言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社氏曰社二十五家為社
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
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
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魯氏曰唁慰安之辭齊魯大國

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矣昭公曰觀齊
侯致餼饗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
辭不哀可見矣昭公曰齊侯信公孫于野井以信為名拒公
陽州侯齊之命也齊侯信公孫于野井以信為名拒公
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拯
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順也
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難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
井之信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家氏曰書齊侯
信者再非與其能信也幾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
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

不死子以逐君成各子孫不忘亦傷乎將若子何平
子曰苟使意如得政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
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
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
畏告公公使昭子自歸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畏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家氏曰繼公孫而祈死者一晉范文子以
死也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一晉范文子以

厲公无道憲因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
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錄君臣之恩表其節為後世
勸注氏曰舍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廬陵李
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謀納公正也
昭公在外姑可以當褒而其忠也春秋所由不以其至
之死雖不可當褒而此春秋所由不以其至也故於其
晉而死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謂也胡氏主
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
驥矣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
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審俞遠矣此意林所
為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
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冤鬼去矣何待於祈哉

附錄

于鞏焚東營弗克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有一月宋元公

子柔即位於朝巳與平公脹而相之日召六卿公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
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備拊所以籍幹者請無
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
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
祗辱宋公遂行巳亥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
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夏內也
公也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

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

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

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

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火救患扶傾濟弱誅叛
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境內猶大

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
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家出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
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
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
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一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取

之也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

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

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

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

於國人故次止于齊魯之境而謀獲國也及書齊

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

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

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亦

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於公至自齊居于

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微亦有受命之義外服鄰國

之力以取邑則取人不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

受命而无所於居矣

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

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

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

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齊侯不能討季氏以

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

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擊陵之盟合

胡氏而不異其辭則齊景公之義之功未矣齊侯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為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嘗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濟西灌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為齊侯有修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附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問家故蓋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問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於外而察之皆无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劬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曰僕句不余欺也楚子使遠射城川屈復旅人焉城立皇迂訾人焉使能相謀郭集季然郭卷子大叔間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昭公五年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一。衛靈十九。蔡悼二。宋景公繼元九年。魯哀二。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發喪紀則意如之專魯去君無異矣

附錄 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魯地也。魯公次于陽州其

日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辨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歸是宗君之道。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

王氏曰居猶處也

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檮以居之衛侯術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丙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

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

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

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

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禮記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

禮記祭義天子巡守諸侯

待于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汪氏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盾

荀寅士吉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尊雖在外皆曰

射之類

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國上雖失之莫敢有也天子尊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

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鄭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

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命無受魯貨申豈從女

人高錡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錡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

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

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
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
成已其弗能忍也請息有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
師及齊師戰于炊臯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權瓦
繇胸汰斬之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殖改駕人以
為驂矣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
殖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常
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少之
亦叱之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哲鬚鬚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
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顏苑子刺林雍斷其
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轂
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豐適齊質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

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

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

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

景公怵雪律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

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
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
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書公圍
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

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

連帥所類之職其罪咸具矣

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

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
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
如擄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
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
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
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昭公之主齊失
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在國
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
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
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
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
于鄆則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魯國
之意如不聽順於季氏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魯國
之民皆聽順於季氏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魯國
况能入竟而討季氏之疆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疆也
昭公圍成見季氏之疆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疆也
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侯夫壁
化也○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
圍成此小之甚
者不可謂大
附錄 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地谷王

師勝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鄆音專又市轉

鄆陵謀納公也○穀梁曰盟于鄆陵謀納公而不能也
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祀伯皆魯之與國也○齊
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
大夫于魯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
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立據士鞅之好與季氏表裏
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
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邾莒魯
盟於蒲隧十年九年宋邾邾徐魯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
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善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魯李氏曰鄆陵之盟乃齊
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
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
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干鄆○穀梁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列
朝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錫京二十
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君鄆則非

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郵陵如齊，加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鄭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出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君于郵，不言君郵，則疑於復國。

附錄

公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

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公傳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國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吾懼。○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傳** 成周者，何乃立昭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 周有入无出也。

左氏曰：晉知智躒，歷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

公。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上盟於時，不能即

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二年，一圍邲，而丞遷，坐

視成敗，踰五年，然後具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

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變，不忠

不臣者，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

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

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嫡之罪著矣。

公傳 因狄泉，故稱入。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

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

婦而言入者，言婦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

以著即位，于外也。實。○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

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

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漢河南縣，即鄭。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

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治，食者

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迂般頑民是為成周洛
誥所謂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
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周周書曰東都蓋以鶴京為周之西都
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
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
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
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
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故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
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
城郊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
晉人執宋仲武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眾大之統魯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
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
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
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周書曰
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
嫌為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冬十月丙申王起
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改

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南宮召伯南宮
及召氏之崇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召伯南宮
楚陰忘奔宮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筆于盟遂軍
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莊宮王子朝
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專享文武之功為後人之
迷敗顧覆而弱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心戾震
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有志而
萬民弗忍居王于劫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
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迂郊鄭則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遂于叔帶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主
日周其有顯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主
室其有顯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主
有顯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主
室亂王其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謂先王何常之有
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
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

茲不穀震盪播越在刑查未有收底焉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无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
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
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後伯仲叔
子壽早夭即出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
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何為
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
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非卒歸於
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
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
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

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

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

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

音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并卒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

誅首惡後治其黨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

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

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

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

宜立也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

之者而已王曰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其敗而奔夷
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朝奔楚以者不以為也言子朝之罪
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出
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者始終黨惡而不
俊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追天討无所出也故

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篡賊之罪。亦足矣。○
左傳云。召伯既逐。遂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伯既逐。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又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為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則卑。何以得書乎。

附錄 取評焉。齊有彗。星。齊疾使穰之。晏子曰。无益也。祗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无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且天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業懷之。多福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曰。美哉。字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无大德。而有施於民。且桓。金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享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无德與女。式歌且舞。陳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其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利民。不。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官不禮。家施不及。國利民。不。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善哉。我無能補也。公曰。美哉。字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无大德。而有施於民。且桓。金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享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无德與女。式歌且舞。陳陳

二十五年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 **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

二十五年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 **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

二十五年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 **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

二十五年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 **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昭二年。景二。秦哀二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公至自齊。居於鄆。鄆者。魯之邑也。

帥師圍落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
侯楚秀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氏成帥師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
師及沙內而還左尹卻死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
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若克季子雖
全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使
甲坐於道及其門階戶席皆親也夾之以鉞蓋者
獻鉞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鉞鉞者夾承之及
鉞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實劍於魚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曾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无
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吾乱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
子長展兩諸樊次餘側界祭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

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為得
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
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
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
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相太甲召公
立康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若
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
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而當國大臣不預
焉和氏曰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子而祭捷高立胡亥漢
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文武宣懿僖昭七君
類則將焉於用彼相息亮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
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曰公事若

也季子當如何
國以就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紫其身而
已矣使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廢議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訟故謂之眾殺其君陳
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
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殺僚而還國於光也故
稱國就曰大夫曰光者諸樊之家嗣壽夢之嫡孫也壽
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立僚僚之殺不以光首
為君吳之大臣未立光而立僚故僚之殺不以光首
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
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
諸樊子而出本以光為夷昧
之子竊詳壽勢史記為是

楚昭殺其大夫卻宛
昭殺其大夫卻宛
昭殺其大夫卻宛
昭殺其大夫卻宛

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譽無極
諸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以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九極曰令尹好甲
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
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无極謂令尹曰吾幾

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申在門矣子必无往且此殺也
吳可以得志子惡取昭焉而還又謀薛帥使退其師曰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師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其
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
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打焉國人畏之
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法黨殺陽令終與其
弟完及佗與管陳及其子弟管陳之族呼於國曰郭氏
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悔令尹以自
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因將如何令尹病之
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
而欲究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
審罪也詩云嗚呼後兮成是南箕明也時國人之悅
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无道之朝至於見殺宜
矣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犁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
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夫被之也保公徒
之怒而將叔孫氏之

游叔孫氏罹禍之溢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
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
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
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官喜曰。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
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賂而不序。今

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細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
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
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
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魯之天情。而輕重審矣。
國士鞅謀納公。而以貨。無財辭者。以今成周故也。
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隱而存之。此春秋
所以扶衰亂也。家曰。齊景為鞅。而梁丘據
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十鞅納季氏之貨。二
君憤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己。知田常能
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備。使二君能
為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懼也。不曰。文十五年
之盟。蓋謀討齊。商人弒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
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
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
之大夫。而無賂辭。蓋以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猶能
踐成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亦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莊快來奔公羊傳邾婁快者何

无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宿氏曰自此已前邾婁我

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徐

曰小國無大夫。故但率名而略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

人之黨。曾為逋逃。淵藪而受之。曾之疆臣逐君而邾快

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無其異。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

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由濟。其兇。不君其

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

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貴

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

疑。推其无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

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錄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

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

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

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厥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

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

夫無極。楚之謗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

大子建。殺建尹奢。葬主之。目。使不。聰明。不。然。乎。王

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遂

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與。大。謗。我。及。子。矣。子。而。不

圖。皆。焉。用。之。夫。邾。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

也。而。不。懲。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

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臣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邾。將。師。盡。滅。其。族。以。諒。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夫。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慈。十。二。年。謀。逐。季。公

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蝶。也。公

至自齊。居子鄆。高氏曰公以齊之甲我。也。遂。歸。而。明。年

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左氏曰孟懿子陽虎伐

有。紀。而。無。戰。而。况。敗。乎。以。君。而。伐。臣。已。喪。其。威。而。况。見

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季。於。聖。人

也。

也。

者也。向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六年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年，景三十四卒。魯靈二十

元年，陳惠十六，昭二，魯昭五，定十六卒。魯靈二十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預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

左傳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不使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

而有不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

頃刻不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

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賤而惡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汪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

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

已矣。無可復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乾侯，進退維谷，則驅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

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軻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略

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嘆哉。左傳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

豈得証其不告哉。○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寧六年葬鄭定

公

附錄

左傳晉祁勝與郭城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將皆死，慙使吾君聞勝與城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奉汝行乎。敬之哉。母憐乃力。仲尼聞魏子之率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卒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後也。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

附錄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二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獻子之心，蠶厭而已。

成七年壬子，二十有九年。晉頃王三十二年，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一年，齊景公二十一年。齊昭公與魯公會，元年前書。志三

哀二十七年惠十七年，悼五年，景四年，盟於平。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郟。哀二十四年，昭三年，盟於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曰：乾侯，不致以晉者，未至晉。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齊公曰：齊卑君矣。君抵辱焉，公如乾侯，齊侯曰：齊公不得入於魯也。張高，魯公至晉，不見受。

遣使

反，來唁。以公居，卑也。魯公也。高張不地也。今在卑，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

經者

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

以歸而賦式微

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

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饋饋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禮記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由嘗主夏盟而大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魯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卷之四 宣公六年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愛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也而公將為之擯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幣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襄公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齊侯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莊公竊疑意如剛忍兒李必无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清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王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在外无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

詣卒

詣五計反。皆无公也。是氏命也。非我罪也。周氏曰：辰詣欲納

公而卒。秋七月。

附錄

秋龍見于絳郊。魏献子問於蔡墨。曰：吾聞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厲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一。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季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之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无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謂五官。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

宜。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祭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執，久。見龍能物之。獻子曰：禮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二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為不潰？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

不。相得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

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

公削迹於魯，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嬰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反。知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

不返自納於魯音獲胡化暗才性罪反之忠其從才用

者又皆艾與外同反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

潰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

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

下孟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

世戒言鄭非魯地也又書鄭潰則民之不与昭公可

知皆深罪昭公之意昭公君於國而國人逐

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昭公曰或謂意如聞公如執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

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察

其地未與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

氏之疆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

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無人而若是耶然則霸

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且孺目變有素而非一朝

故也文之

故也

晉其亡乎矣夫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為所度也又公是以能尊其貴

之官為彼戶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罪

民在焉矣向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无序何以為

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祭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

卿而干上令彊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廢也又加范

昭王三十年昭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王三十年昭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王三十年昭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王三十年昭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王三十年昭王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國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曷為存公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天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吾君也鄭貴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鄭之書君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田曰天子所在於君王者以天下爲家示無外也故哀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君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鄭稱君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因朝正之府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

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扶又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書李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二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左傳云不先書鄭與乾侯非公其微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鄭古人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鄭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鄭爲居自他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乾侯也今鄭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微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取公身而已不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朝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哀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哀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逐越在他

竟故特志所在以穀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頌胡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鼠在外不朝正頌胡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

晉頃公卒八月葬郊將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无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國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散邑居大國之間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二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散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六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多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散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也西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鐘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焉齊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敗於城父也胡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乎吾又疆其誓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宵商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比于諸華光又甚之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髮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神亦將卒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雉其夫入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近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齊滅譚楚吳吳子言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許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

疑譚子弦子濫子矣

傳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卑莫適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難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戶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言不

能內外也昭五吳闔戶四 **李孫意如會晉荀躒**

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李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李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李孫獻子使私焉曰子

必來我受其無咎李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李孫而不來則信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

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政有異心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

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

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

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

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

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

主可見矣苟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傳曰季氏出其

卒大夫會葬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鄉

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教會

垂隴襄公在首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

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

助臣也土鞅會諸侯之大夫于臺將以納公取貨于

季孫而遂不果苟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

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

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

侯皆罪晉之辭也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出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

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翹二國其

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

况齊晉乎齊大國也鄭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

綱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立

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虜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

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

也自其寫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寫義者不

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无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盟故書○晉侯使荀躒唁公於

乾侯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不忍而終身斬乎公曰諾衆曰在

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

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

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信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

也晉侯使荀躒言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後以晉侯之命信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信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言陰交其臣陽信其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信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秋葬薛獻公
附錄 救濟吳師還楚而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成右司馬楷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魯人也黑肱魯大夫也黑肱以濫來奔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也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各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無其書其書為盜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難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徵大利而無名貪厚之民將真

少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各以懲不義數也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於微而顯也顯而辨之辨上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室何可以無邪妻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當邪妻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諸國也其諫因奈何公與孝公勿類也九公了于宮中因以結賊則未知其為也君勿則官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其為也君曷為者也養公者以逃賊遂而至於滅氏之臣有鮑廣以其子易公也公抱公以逃賊遂而至於滅氏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遂而至於滅氏之臣有鮑廣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并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適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軒夏父者其側而食有於顏者也軒夏父曰先取足焉夏父曰二子於其側而食軒夏父受而中曰不可五分然後受之公宦子者報妻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然後受之公宦子者報妻之父兄也曹乎邪妻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

此者乎。誅類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知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邪。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梁傳。其不言邪。黑肱何也。別乎邪。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求奔內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邪大夫。濫東海昌憲縣。不書邪。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邪。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史闕文。一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王氏曰。一傳皆云。邪。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邪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邪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况最爾之邪乎。苟別於邪。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邪。黑肱。故啖道纂列從之。亦加邪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掩入而亦闕邪字。如哀十七年。齊高厚圍坊。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

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三傳又何。以皆稱濫為邪地。邪。靈陵李氏曰。此條大剽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前條。下注。獨黑肱不繫邪。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闕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邪。邪也。注曰。邪。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係邪。邪。蓋嘗自別於邪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又本公羊。蓋未可據。○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墨曰。吾夢如是。今而口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卒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敬王三十有二年。昭定。二。齊景三十八。○靈二十五。悼八。宋景七。哀二。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言不。不能用人。其人也。齊景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疾之。令固行於晉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亦歲歲為說。說之。以二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書之。傳。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取闕也。易為不繫乎。邪。婁之邑。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也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蕭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闕。以見季氏據國。公无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尔。家氏曰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入羊云。不繫邾。邾君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入羊以爲邾邑。而諱擊。抑何諉邪。盧俊李氏曰謝曰。公旅寄乾侯。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著其微弱也。○夏吳伐闕。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爲邾邑者。非也。○夏吳伐越。自楚。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矣。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也。○秋七月。○冬仲孫何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仲孫何

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也。叔。作。大。反。宮。入。下。○有。邾。婁。人。殺。有。邾。人。○杜氏曰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激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少人無勤。諸侯用室。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重圖之。俾我一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无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焉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曰。魏子必有大外。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而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外。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弥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近。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書。以授帥。而效諸。天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魯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

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學

在四夷德及邇今至於城王都可以

不書乎守在四竟子常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矣况天

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眾以繁千雉之城不勝

其遠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之也不復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无所取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辟平而

不復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不曰城京師而曰

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人夫

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秦離降為國風之意臨

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由居之故其

城完周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

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

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

其城也後始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六年始後始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六年始後始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六年始後始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六年始後始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夔

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生季氏以貳魯侯為口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出從其失季氏出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殺之社稷无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口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寫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

則界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櫟。

而復國。衛侯衎。

苦曰

為孫甯所逐而

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

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

國猶夫人也。而有推。

通回反

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

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

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字也。

季氏所信任也。其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

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

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

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臣跋

臣跋。橫自恣之貌。

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

知社稷之無常奉也。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

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

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

君畏偏而不敢故。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

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莊氏曰：鄭祭仲逐昭

公而昭公奔衛。則立公子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

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

獻公奔齊。則立公子孫。則意如逐昭公。曾國八年无君。

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莫立。亦不敢別立君

者。良以魯秉周禮。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

之。或見討而未敢肆。无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

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

如。與師曠之所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敬乎。人君

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為篡奪之

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

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

于乾侯。皆没于外。或弒或非弒。何以辨哉。經書公與

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

之弒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

卷之三

